

被“水”打湿的电影记忆

慢时光

寒石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

这是一首经典电影主题曲，相信凡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会对此留有印象。20世纪70年代，当我第一次在影院“看”到这首歌，其优美、流畅、顺口的旋律，就一直在我记忆里回荡，迄今不忘。

可以这么说，我的个人观影史，是从《洪湖赤卫队》开始的。此前在村学校的露天操场上，多少也看过一些电影，只是《洪湖赤卫队》的上映，在我记忆临界点上拉了一道幕，前面都沉入一片虚黑，唯有它留存下来。“洪湖水，浪打浪”，它打湿了我的电影记忆，历半个世纪不干。

那年年关，城里小姨来我家住几天，回城前，说要带我去她家过年。对于一个从未进过城的山村男孩来说，这意味着这个年，将带给我不同的生命体验。小姨与我家的关系其实是有点距离的，说明白点，她是我外公外婆的小女儿，平时两人偶有走动。小姨跟母亲虽姐妹相称，但年龄相差大，情同母女，从小与母亲亲近。高中刚毕业的她，与我两位兄长年龄相仿，所以每年寒暑假都要来我家住一段日子，体验乡村生活，跟我们一起下田捉泥鳅、钓黄鳝，一起上山锄

笋、采野果，一起在山野里疯。小姨要带我去城里过年，母亲有些为难，“大过年的，咋好去搅吵二伯二妈呢。”这是母亲的真心话，话语里含有一些不知所措。抵不过我近乎撒泼赖皮式的争取，母亲最终无奈答应了，反复叮嘱：去小姨家，不许皮！要乖！要听小姨和外公、外婆话……

我生命里的第一次进城，开始了。徒步，坐车，转车，再转车……一早出门，到小姨家，正赶上外公外婆吃午饭，饭菜刚上桌。

“小娘鬼，吃饭报到，脚还蛮长！”“喔哟，后面还跟着个小尾巴呢！”这是外公外婆在调侃小姨，那个“小尾巴”，分明是说我。

吃完饭，小姨带我去中山公园、动物园玩。那时城市规模小，公园与动物园前后靠一起，从小姨家去公园，走着去不过十几分钟路程。路过电影院，小姨瞄了宣传栏一眼，道：“小宝，等会逛完公园，小姨带你看电影，刚上映的《洪湖赤卫队》，一定好看。”我乐意听小姨说话，不仅因为她嗓音好听，细柔而清澈，像村后山溪流水声，而且每次开口都是我期待或出乎我意料的好事。

在电影院正正经八百看电影，于我又是一次全新的生命体验。我心里乐开花，表面上只乖顺地应声好。电影是三点半档，小姨掰着指头说：“小宝，我们看完电影回家，正好又赶上吃饭，到时候，外

公他老人家又要说我们脚长了。”说完莞尔一笑。小姨牵着我，我捧一袋小姨买的爆米花，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入场，找座位，看电影。

电影《洪湖赤卫队》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洪湖苏区那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岁月，用情景歌剧形式，勾画出众多性格鲜明的革命者群像。对于一个被样板戏和黑白战争片充塞的、混沌未开的山村男孩来说，当然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深意，但影片跌宕的故事情节，旖旎的湖区风光，韩英、刘闯、张副官等英雄的大无畏气概，且歌且叙、区别于传统样板戏的新颖表达方式，深深勾住了一个8岁男孩的心。

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贯穿整部影片的插曲。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手拿碟儿敲起来》，旋律朴实流畅，易学易记，让人印象深刻。电影散场了，许多人是兴奋地哼唱着两首歌的曲调离开影院的。我也在心里学唱着，只是没好意思唱出口。

走出影院，天色已见晚，晚霞满天。“小宝，好看吗？”小姨问。“好看！”我答。“还不想看？”“想！”我老实回答，同时有一个问号闪过脑际：小姨问得好奇，难道还要再看一遍？事实是，不是再看一遍，而是连续又看了两遍，两个月后又看了三遍。

第二天，小姨在火柴厂的小姐妹约她看电影，她把我也带上了，

我幸福地又看了一遍。几天后，她的一个同学约她看电影，她把我又带上了。那天出门，外婆不放心了，问小姨，“小娘鬼，你连着看几场电影了？跟谁看？”小姨答，“同学。”“男同学？女同学？”“女同学……哎呀妈妈，你想哪里去了！我是带小宝一起去的，担心什么啊！”我看到，小姨脸都红了。而我，忽然感觉到，那一刻自己的重要性。

外婆的怀疑是对的，那天约小姨的是一位个子高高、帅气的男同学。而我，幸福而完美地当了一次“灯泡”。

从小姨家回来大概两个月后，公社放映队也开始在各生产大队巡回放映影片《洪湖赤卫队》。那时候，看电影如同过节，露天操场上，早早放满了占位置的竹椅板凳，放映机一架架，操场里已是人山人海。村里小伙伴们相约追着放映机看电影，头天晚上跑去前村看，第二天轮到自己村，第三天跟着跑后村再看一遍。我那时虽小，看电影却不甘人后，跟着伙伴们连看三场，加上跟小姨一起看的三场，一部《洪湖赤卫队》竟前后看了六遍，创了个人观影史之最，迄今没有被打破！以至于后来，影片中所有插曲，我都会唱，事隔近半个世纪，每提及，那熟悉、优美的旋律会不时脱口而出，在耳畔回响。

“洪湖水呀，浪呀嘛浪打浪浪啊！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

风物

俞亚素

偶尔，我会冒出一骑自行车的念头，那多半是怀旧的老毛病发作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行车是最受人们喜爱的代步工具。我读初中时就曾经拥有一辆小巧而漂亮的自行车。按理，对于生命中第一次拥有的东西，记忆总是特别深刻。但对我而言，记忆更深刻的却是父亲的那辆二八自行车，它也是我们的第一辆自行车。

所谓二八自行车，即它的车轮直径为28英寸。在小时候的我看来，二八自行车实在太大，扶着它都感觉吃力。它的主人往往是家里的大男人，比如父亲。我们家便是。它是父亲的自行车，连母亲都很少骑，后座才是她的位子。而我的位子则是那根连接着车头和车座的大梁。讲真，坐在这个位子上一点也不舒服，每次从大梁上跳下来，我的屁股总会被勒出一条红红的印痕，有点麻，有点疼。我曾多次发誓以后再也不坐那根大梁，可总是由不得我。每次出行，父亲骑车，母亲坐后座，她的怀里抱着瘦巴巴的妹妹，而胖墩墩的我只有坐大梁的命。直到母亲也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我才彻底与那根大梁说再见。

诚然，二八自行车的大梁让我吃了不少的苦，但是比起学车时的快乐，那点苦算不了什么。彼时，我和妹妹一起学骑车。我们的运气挺好，居然在村口的晒谷场找到一个有些坡度的地方，这真是一个练习骑车的绝佳地方。我们先学习溜车：将自行车推到高处，小手握紧车把，左脚踩在左踏板上，然后勾起右脚，顺着坡度往下滑。刚开始，我们的平衡能力不好，常常会上演一场“人仰车翻”的惨剧。严重时，我曾将膝盖摔破，两条腿血痕累累，尽管疼得眼泪汪汪，却是十万个不服气。而二八自行车也常常被我们折腾得或撞弯了车头，或摔掉了链子。

好在熟能生巧，摔了多次跟头后，不服输的我们终于能扶着自行车顺着坡道稳稳当地滑下来了。紧接着，我们便尝试将右脚从大梁

阿拉宁波话

赵淑萍/文

友人龚君，宅在天一阁搞地方志研究，几年下来，著述颇丰。但此君并非拘谨、木讷之学人，他谈风甚健，兴趣甚广，文史、地理无所不涉。年轻时特好麻将，“麻将就是文化。”他振振有词地说。为此，他可以倒出一大摞例子：梁启超称，唯有打麻将才能忘记读书，唯有读书才能忘记打麻将；徐志摩把麻雀牌誉为“一种手脑耳目的愉悦”；胡适的小脚夫人江冬秀爱打麻将，他专门腾出一个房间给她打麻将室；梅贻琦打麻将还记日记，在日记中，用“手谈”“看竹”来指代麻将……

几年前，龚君出了一本《话说天一阁》，大到镇阁之宝，小到花草草，都说给读者听。最有趣的是写陈氏宗祠的那一章，简直是一部中国麻将的发展简史。原来，麻将起源于宁波，宁波航海人把纸牌发展成竹牌。五口通商后宁波人陈政钥（字鱼门）基本制订了现代麻将的游戏规则。与陈政钥关系密切的安徽人艾毓化去哈佛大学留学，居然把麻将传授给美国的知识阶层，以至于胡适到哈佛看到许多教授热爱麻将感到非常惊讶。

龚君在书中把麻将与宁波话关联起来，进行了充分的论证。麻将原写作麻雀，“麻雀”的宁波方言就是“麻将”；和牌的“和”念“hu”，也是宁波音；宁波人称一件东西塞入缝隙间为“嵌”，“嵌”的宁波音是“嵌”，麻将里就有一个术语“嵌档”。此外，“朋（碰）”“停（听）”等词都和宁波方言有关。麻将中称牌墙为方城外边、各家门前空处为“地”（即各家吃碰后，放置牌的地方），这与宁波话里的“道地”意同。“色”是指各种颜色牌。如索子为绿色，筒子为黑色，万子为红色，称三色牌。宁波话有“看三色”。打牌时如果多抓一个或少抓一个牌，名为“做相公”，意思是永远作陪，没有牌资格。宁波旧时称应试生童为考相公，久不中者即为老相公。另外，宁波航海业发达，麻将中的术语也与航海有关：“索”象征船的缆绳和渔网；“筒”象征船上的盛水桶；“万”象征船家对财富的渴望；“风”则为出海的风向等。

当然，龚君还理论结合实践，不仅从源头论证，小聚时，还跟我们讲宁波人在麻将桌上的鲜活语言。如打得意处，“自摸嵌档，

那辆二八自行车

下跨过去，踩在右踏板上，这才真正地开始学习骑车。当然，我们人小腿短，只够踩半圈，但是车子已能颤颤巍巍地前行。

自从学会了骑车，只要看见二八自行车待在家里，我和妹妹便抢着帮母亲去打酱油、买米醋。因为，光是在村口的晒谷场骑几圈已不能满足我们那颗向往自由的心，骑着车子去镇上买东西才是一场令人心仪的“远行”。“石头剪子布”便是解决“谁出行”的最好办法。搞笑的是，一年、两年后，我们又用“石头剪子布”的方式决定谁不用骑车出去买东西。原来，我们骑车的新鲜劲说没就没了。最主要的是，我们渐渐长大，对美有了意识，粗笨的二八自行车已无法获得我们的芳心。

上初中时，父母终于给我买了一辆女式自行车，好看的它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安琪儿”。刚拥有它时，我也欢喜过一段日子，然而终究不及二八自行车曾带给我的快乐，哪怕那时候只是侧着小小的身子，在三角档里“咣咣咣”地踩着半圈。

我不记得父亲的二八自行车是何时消失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它的深深怀念，因为它承载了我和妹妹童年的欢声笑语，也见证了我们的学车时的那段快乐时光。

麻将和宁波话



麻将起源陈列馆
(柯以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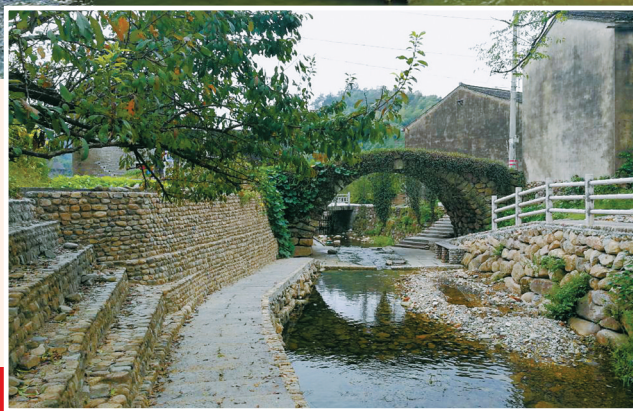
吊吊唱唱”“自摸单吊，付付好笑”“上碰下自摸，好比吃猪肉”。宁波人有“三警”，在牌桌上也体现出来了，“面前碰，就会打碰充”。抱怨运气不好，就会说“抱时做会头，东风当搭头”。

更有趣的是那些话语中独特的宁波物象。比如东风打了一对，就说“东风打对，麻脱块”。好生动！麻糍，宁波特产。三个北风一亮相，直呼“三北虞洽卿”。虞洽卿，宁波名人，籍贯三北龙山。接连打了三个东风，心急了，就说“山（三）东人吃麦冬，一动（懂）不动（懂）”；打南风，就说“南风吹吹，烧酒注注”；打了七万来八万，“七万八万，铜轴输不（给）瞎眼”；去扛牌，也念念有词，“杠头开花，剩只下巴”或“杠头开花，头像南瓜”……

龚君一讲麻将，我们这些朋友就笑。虽没见过他打麻将时的情形，但像他这样有底蕴的人，有货岂能不倒。“吊吊唱唱”肯定是他打麻将时的常态。

古迹

宁波古桥知多少



四明大地上随处可见知名或不知名的古桥

孙建宁/文 顾玮/摄

据有关专家统计，宁波境内现存的古桥梁有415座：其中鄞州区103座居首；其次宁海76座，奉化71座；其余为余姚43座，象山、慈溪分别为30座，江北22座，镇海、北仑分别为15座，海曙10座。

这些古桥，有许多依旧在履行着使命，它们连接着往昔与今朝，沟通着当下与未来；这些古桥，见证着宁波淳朴的风土人情，承载着悠长的历史文脉。

古桥按建筑风格分为廊桥、拱桥、梁桥、特型桥等。史料记载，宁波境内始建于宋代的鄞州百梁桥，6墩7孔，系宁波最长之廊桥；奉化福星桥为宁波最大的5孔石拱桥，中孔跨度有15米。以用途分，有碾闸桥、界桥等。

古桥造型大多美观朴实，与周边环境和谐一体。它们或横跨山林涧溪间，或静卧平原江河之上，或隐匿于乡间田园，或彰显着贵族豪气。有了桥，才使得两端的人有了更多的沟通与交流机会，也因此人与人之间多了几分情愫，比如过去文学作品或戏曲中时常展现的才子佳人相逢或惜别于桥上的一幕幕。

小时候有一段时光，我家在原大河路（今中山东路一段）与东郊路（今彩虹北路）交汇处，我们出

行基本需经过中塘河，那河上有一座醒目的石板古桥，名为“张斌桥”。说到张斌桥，宁波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宁波人应该不会陌生了。这座古老的石拱桥因为河道填埋和道路建设而被拆除，但它的名气直到今天依然响亮，如张斌桥社区、张斌桥菜场、张斌桥面结店等，不一而足。

记忆中的张斌桥是一座造型精致、外观秀美的石拱桥。据说建造该桥之石料取自东钱湖陶公山一带著名的梅园石，色泽匀称，表面光滑，石质纹理密实，加之造桥工艺精良，远远望去，桥洞弧线柔和优美，虽经岁月洗礼，却越显魅力。据老一辈人回忆，起先桥栏石柱上还雕有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小狮子，遗憾的是在“文革”中石狮子无奈被人用水泥糊住，当然此举反倒令它逃过一劫。

张斌桥桥身相对较高，约有20个台阶，站在桥头能瞧见桥边二层楼房的瓦片。因为桥高，夏日的傍晚桥头自然成了纳凉的好去处。张斌桥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便是桥洞下设有一条小道，纤夫们可以直接从桥洞下走过，倒也不失为一种人性化的布局。但更多的时候，这条小道被用作临时码头，零星船客、小包散货，可在此上下。此外，早先驶往鄞东乡镇的旧式航船码头离张斌桥也比较近。

公他老人家又要说我们脚长了。”说完莞尔一笑。小姨牵着我，我捧一袋小姨买的爆米花，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一起入场，找座位，看电影。

电影《洪湖赤卫队》艺术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洪湖苏区那段荡气回肠的革命岁月，用情景歌剧形式，勾画出众多性格鲜明的革命者群像。对于一个被样板戏和黑白战争片充塞的、混沌未开的山村男孩来说，当然无法完全领悟其中的深意，但影片跌宕的故事情节，旖旎的湖区风光，韩英、刘闯、张副官等英雄的大无畏气概，且歌且叙、区别于传统样板戏的新颖表达方式，深深勾住了一个8岁男孩的心。

悠久的历史所折服。他们在文博专家的引导下，用数月时间寻访了有代表性的桥梁，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结集成册。

宁波多水，江河溪流纵横交错，为启通途，宁波的先祖们取木石为基，架桥为渡，千百年来，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桥梁文化。其实，有些建于民国年间的桥梁同样有着非凡的意义。早年看过电影《奇袭》的人，应该还记得有这样一情节：中国人民志愿军侦察连连长方勇和几位战友奉命炸毁美军戍守的运输咽喉——康平桥。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中康平桥的取景地便是奉化溪口的康岭桥。桥跨剡溪水系，始建于1934年，上部结构为6孔上承式钢桁架桥和工字钢梁，下部结构为重力式墩台和钢筋混凝土排架。全长126米，跨径总长109.7米，单孔最大跨径36米，桥面净宽6米，1969年由木桥面改建成钢筋混凝土桥面。原系江拔线上大桥，1995年江拔线改道为班溪至鸡头山公路。2009年8月10日桥被台风“莫拉克”带来的洪水冲毁，随后重建康岭桥工程启动，2010年底建成。

任凭风吹雨打，历经岁月侵蚀，在我看来，古桥不仅仅是杰出的建筑、亮丽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不可磨灭的人文印记。